



郑敬衡：坚贞不屈 名垂史册

马邦城

文成金垟谷山村,有一座建于清代中期的民居,是由16间房子组成的四合院,为两层木质结构,呈凹字形布局,占地面积200多平方米,在早年落后贫穷的乡间,更显得气派非凡。1900年,郑敬衡就出生在这里,他是瑞安中学10位校友英烈中,最早牺牲的一位。

郑敬衡,原名郑一里,乳名阿明,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,因此又叫郑老七。6岁那年,他攀爬高墙,不慎从上面摔了下来,落下右腿残疾。8岁时,在谷山当地的村小读书,刻苦勤奋,深得老师好评。他心地善良,惜贫怜苦,平时喜欢与村里穷人家的孩子交往,经常取家中的饭食给小伙伴们吃。父母问他为什么这样做?他回答说:咱家有饭菜,人家饥饿,给他们点食物有何不可?

12岁时,郑敬衡转至大岙读群益小学,跛脚步行上学,走远路很是吃力,但他从不叫苦喊累,每天坚持按时到校,风雨

身残志坚 追求理想

无阻。1915年,他读完高小,顺利毕业。当时,文成金垟归属瑞安,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瑞安立中学校(今瑞安中学)。从偏远山区来到县城的名校,他仿佛进入一个新的天地。经过辛亥革命,当时学校实行了一些改革,废除每天读经和初一、十五拜谒孔孟的礼节,开设了诸如博物、法制、经济之类的新课程。郑敬衡如饥似渴,汲取着知识的营养。他虽然是个残疾少年,却志存高远,自强自立,胸怀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,对前途充满着美好的憧憬。

在校期间,他以学习见长,思想进步活跃,热心参加各项社会活动。校长对郑敬衡种种不安分的想法与举动,有点担心,曾写信给郑父要他好好管教一下,学生应以学习为主,不宜过多参与政治。但郑敬衡性格倔强,不为所动,依然故我,孜孜不倦地追求人生的理想。1919年,他如愿以偿,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工业大学,成为瑞安立中学校同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。



郑敬衡烈士故居正面

杭城入党 投身革命

在北京读书学习的5年时间里,受五四新文化、新思潮的影响,郑敬衡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,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,反对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,成为他探求真理、实现理想的奋斗目标。思想认识从此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大学毕业后,他回省城杭州谋职,1925年受聘于浙江工业专门学校,担任度量衡专业教员。而且,很快他就与杭州的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。

1926年初,郑敬衡在杭城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其时,浙江省长夏超是青田莘庄人,与郑敬衡的父亲有旧交,想让他捐钱补授省参议员。郑父以家事繁重、距离遥远为由,不想去杭州活动。郑敬衡认为,当前正处国共合作时期,父亲若能以民意代表身份对夏超施加影响,非常有利于革命事业。为此,他特地从杭州赶回家乡,力劝父亲成行。3月下旬,父子俩共同抵达杭州。不过,虽经多方努力奔走,终因军阀混战,局势紧张,夏超宣布独立后,被孙传芳击败,致使谋划告吹,郑父无功而返,郑敬衡仍继续留在省城,从事革命斗争。

1927年,四·一二反革命政变后,风云突起,形势紧张,郑敬衡受中共浙江省委派遣,赴温州从事农运和党务活动。在温一个多月时间里,他先后去过永嘉菇溪和瑞安城关,在瑞安还发展了陈建华(女)、陈可发等几名党员,帮助建立了支部组织。他为革命事业终日奔忙,根本无暇回家与亲人团聚。不久,又和周定一起赶往

江西,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,返回浙江做传达。

同年10月,中共浙江省委制订一个北起钱塘江、南至温州湾的浙东暴动计划,决定在农历十一月初五,发动农民大暴动,建立红色政权,进行土地革命,给国民党反动派以致命打击。11月初,郑敬衡由中共省委授命以特派员身份,至宁波、温州等地,联络李超麟、王国桢等同志,共同实施省委确定的计划。不料,此次行动已被敌人获悉,国民党省党部当即密电温州当局组织抓捕。

1927年11月10日,郑敬衡乘海晏号轮船抵达温州,刚下船踏上码头,就被事先安排的一个反动学生认出,当场遭军警拘捕。两个军警押押时,竟剥走了他身穿的外衣。当时天气寒冷,郑敬衡不无讽刺地说:我被你们抓了,衣服何罪之有,为什么也要被抓走?

押至温州戒严司令部后,任凭敌人严刑拷问,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之外,就再也不肯吐露任何信息。敌人恼羞成怒,将他打得遍体鳞伤,最后还是得不到口供。看守所里,刚巧有一位同学在当差,对方很同情他的遭遇,不仅替他寄信传递消息,托人营救,还为他购得一床棉毯御寒。郑敬衡打开棉毯一看,里面居然藏着一把锉刀。同学偷偷告诉他说:你先把脚镣锉断,等两天后轮到我值班时,也好乘机逃走!郑敬衡心中窃喜,想不到自己还有绝处逢生的机会。

英勇就义 名垂史册

郑敬衡等人被敌人残杀的消息传开后,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。中共中央刊物《布尔什维克》当即发表《悼郑敬衡同志》的文章,详细报道了他慷慨赴义、英勇牺牲的动人事迹。中国济难会全国总会1929年3月出版的《牺牲》第一集中,刊载了他的名字与传略。1945年,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前夕,中央组织部编写的《死难烈士英名录》中,也记录了他的生平事迹。

如今,当人们走进上海黄浦区兴业路76号那幢石库门,前往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时,在二楼展览厅内,还能看到郑敬衡烈士的照片与简介。今年是建党百年华诞,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,当年那艘小小红船,如今已成为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,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!

人民将永远铭记那些为共和国献身的死难烈士,郑敬衡的英名也将永载史册,永垂不朽!

(资料图片由何光明、陈良明先生提供)

杨昕:正气清风一脉传

徐立

民歌声里寻前贤

杨中堂 杨中堂 来何迟 去何忙?明景泰初年(1453年前后)松江府上海县百姓自发赈唱的这支歌,迄今听来犹觉振聋发聩。歌中让百姓唱叹 来何迟 去何忙 的杨中堂,便是彼时母忧去职的知县杨昕。为官一任,得民心如此,足慰平生,当浮一大白。

这段记载,出自明朝倪谦的《赠华亭知县杨君赴官序》。文中还记载了另一首送别的歌:杨知县,为政淡然民自便,各里聚钱六七万,馈送杨侯侯不盼。它提到,上海知县任上的杨昕,推诚感物,以廉自信,人不忍欺。文末特地勉励说,君立志之坚,始终不替,朝廷将必宠之以显秩,而太史将大书特书,与古廉吏同垂名于信史矣,岂特郡志载之而已乎。

究竟是文人间虚伪的 商业互吹 需要,抑或是此公的确廉洁过人,我起了好奇心,去找更多史料。搜寻之后,却无奈发现,太史们对杨昕非但没有 大书特书,在正史中甚至找不到关于他生平的片言只字。杨昕的名字,终究还是没能与西门豹、狄仁杰、包拯们同辉,而是湮没于世,只得郡志载之,不知是否辜负倪谦的殷切期盼。

好在,景泰二年(1451)状元柯潜为杨昕写过一篇《寿光知县杨君墓志铭》,记录在《竹岩集》而传世,我们得以从中窥见这位廉吏46年人生的吉光片羽。

正气清风一脉传

杨昕(1418-1464),字元霖,号旭楼,瑞安汀湾(今云周街道周荻村)人。《墓志铭》记载,(杨昕)先世居福建之长溪,宋淳熙中,有龙桂者,从其兄宗旦,客瑞安讲学,陈止斋之门,久而卜居邑之汀湾,遂为瑞安人,则君六世祖也。杨氏世为儒,未有仕而显者,至君之伯父讳景衡,举进士,累官福建左参政,振耀其宗。杨氏后人六代以来,诗书传家,但只出过他的伯父杨景衡这一位达官显贵。巧的是,杨景衡也以清廉名世,更巧的是,他的业师何文渊,时任温州知府,同样以廉洁能干著称。可以有理由推测,年幼的杨昕心里,因此种下了一颗廉洁的种子,培育几十年,逐渐生根发芽。

学成文武艺,货与帝王家。少负气节,嗜读书的杨昕,在乡试前,科举之路可谓顺风顺水。23岁那年,成功考上举人,踏上进京赶考的征程,结果,累入会试,俱不偶。有趣的是,柯潜在这段时间里也参加了好几次会试,两位在京备考的举子很自然地会有交往,《墓志铭》中的那句 予辱君交几十年,绝非虚言。正统年间的北京城,想必见证过他们把臂同游、纵酒吟诗的年少轻狂。最终,成功上岸的柯潜以状元之姿出任翰林院修撰,杨昕则以太学生的身份擢松江上海知县,正式步入仕途。

他甫一上任,就因除暴安良、治凶恶,恶出了名。上海县的地方豪强勾结贪官污吏,在官府衙门的庇护下,以暴力行霸乡里,为非作歹,民愤极大。杨昕走马上任后,私谒密访清查事实,下决心着手整治。他铁面无私,将那些不法之徒统统绳之以法。没过几个月,当地恶势力消除,社会秩序晏然,邑民交口称颂,甚感其德。明代书法家张弼在《再答彭凤仪先生书》中提到了政坛新人杨昕初出茅庐的成绩:刘实之廉真廉矣,但迂腐之甚,所至害事,身亦不免。不若叶锡之知吴县,杨昕之知上海,真廉而克举职可录也。可见,杨昕并不是冥顽不化的强项令,更不是明朝后期以清流为人设的东林党,其手腕、能力俱非等闲。

丁忧期满,杨昕服阙进京。适逢华亭知县有缺,考虑到他不仅在上海县一地名声颇佳,整个松江府的缙绅百姓都对其赞不绝口,便改知华亭。期间有一年收成不佳,松江府强行收租,他为此不惜告御状来阻止,其爱民也若如此。因为治理得当,他还有余力关注地方教育事业,经常亲莅学宫为当地生员讲学。在他的大力倡导下,使得治邑学风兴盛,民风更加淳朴。时任

右副都御史崔恭巡抚苏翁诸府,对杨昕很是欣赏看重,命他和松江道通判侯景德、李纹等人疏浚松江水道,以解决松江水患严重的问题。崔恭当初在莱州当知府,当地百姓就将其比作汉代著名的清官杨震,而杨震,正是杨氏先祖。

奈何,人生总是爱开人生观的玩笑。在杨昕声望渐隆,逐步循着伯父杨景衡与恩师何文渊的道路,往一代知名廉吏的终点而去时,命运却走向拐点。

梦醒寿光心已碎

景泰八年(1457)正月,紫禁城发生夺门之变,南宫复辟。那位写诗说 粉骨碎身浑不怕,要留清白在人间 的于谦于少保含冤遇害,一场政治清洗开始席卷大明官场。其中,就有杨昕的恩师何文渊。他因为在景泰中易储诏书里 父有天下传之子一语,被传令逮捕,最终自缢身亡。在天地君亲师的纲常法度中,杨昕或多或少是难逃干系的。《墓志铭》写作时,距离这场风波不过7年时间,断然不会提及。它只是说: 召(昕)试都察院,例当得御史。侍郎广宗崔公尝巡抚南圻,素重君,于是累累向人道其贤。都御史顺义李公与崔有隙,且忌君不阿,遂摈不用,以原职改任青州。我读到这段记载时,不忍细思文字背后的斑斑血泪。北岛有一首诗:那时我们有梦/关于文学/关于爱情/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/如今我们深夜饮酒/杯子碰到一起/都是梦破碎的声音。杨昕的梦应该无关文学爱情,也谈不上穿越世界的旅行,但是为民请命,泽被苍生的梦,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有了裂痕。

但君 虽力能宠辱人者不为之挫,这应该也是所有铮铮铁骨共同的特质吧,杨昕最终坦然接受了由松江府华亭知县迁任寿光的命运。与富饶的华亭不同,寿光是个穷乡僻壤,常遭水、旱、蝗灾,民不聊生。他下公车刚到此地,就向当地百姓发通告:凡有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,都能向他陈述冤屈,并由他亲自办理。这一举措立竿见影,迅速处理了几十个鱼肉乡里的贪官污吏。不仅如此,当年饥荒来袭,群盗蜂起,攻击本地宗族自发建立的义仓,抢夺存粮。官府派兵镇压,抓了很多人,不问青红皂白都处以死罪。杨昕认为,盗贼都是饥民,为活下去不得已铤而走险,竭力主张宽刑减罪,惩治贼首,免胁从者。经过他的据理力争,终使许多因饥所迫沦为盗者,得以免去死罪或者获释。自此,杨昕彻底俘获民心,寿光的民风为之焕然一新。

不负平生笑九泉

可杨昕的仕途终究是到头了。在寿光待了数年后,天顺八年(1464)三月初三,山东布政司青州府寿光县知县杨昕因贫病交加,在县衙内宅逝世,享年46岁。贫不能归其丧,妻子常有饥色,卒之日,寿光人叫号彷徨若无所依,华亭、上海二邑,人闻之皆哭出涕。

我不知道杨昕在临终前是否有回顾自己的一生,是遗憾于 以大其施 的壮志未酬,还是后悔继承师长的意志做一名清贫的清官。但为官十余年,知县三地,都深得民心,听到曾经的孩子为他的逝世自发而悲,应当是做到了当初倪谦告诫的 惟国家之治天下,以安民为本,而守令之承流者,以爱民为先。爱民之道以廉为要,持身廉则心无所蔽而烛理也明,情无所拘而处事也公。既公且明,民心悦服,其爱之也莫加焉。求民不安,不可得也,可以含笑九泉。

他就像千百年来,撑起这个国家民族脊梁的无数清官廉吏的缩影。诸葛亮有出师表,岳武穆有满江红,文天祥有正气歌,于少保有石灰吟。他们呢?他们不曾为自己的气节忠骨留下文字作品,甚至也无资格成为煌煌廿四史中列传的一员,可百姓们自发而歌的 杨中堂 杨中堂 来何迟 去何忙 杨知县,为政淡然民自便,各里聚钱六七万,馈送杨侯侯不盼,就是他们的丰碑。即便隔着千百年的时空长河,依然能穿透历史迷雾,让后来者仰之瞻之,学之向之,使正气清风一脉相传。



杨昕故里周荻,傍山枕水,飞云江从这里大折弯流淌而



郑敬衡烈士故居侧门

谁知天有不测风云,两天未到,郑敬衡就被带走了,越狱计划变成一场空。原来,温州当局接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密电:如不招供,立即就地枪决!1927年11月18日,郑敬衡与中共省委代理书记王家谟另一位特派员周定一起,在温州的紫福山英勇就义。

那一天,衣着单薄的郑敬衡,顶着凛冽的寒风,拖着沉重的铁镣,被押往刑场。沿途他高呼 打倒国民党,拥护共产主义,共产党万岁,土地革命万岁 等口号,一直喊,喊个不休,在宣泄内心极度愤慨的同时,迸发出了要为真理作最后斗争的时代最强音。到了刑场,他仍旧高呼口号。刽子手勃然大怒,厉声叫停。郑敬衡怒目相向,就是不听。对方气急败坏,用枪指着郑敬衡狂吼:你临死还叫喊不停,我要用枪毙你的嘴!随着一声枪响,子弹果真从郑敬衡口中射入。郑敬衡还没有死,满脸鲜血,倒地挣扎,刽子手又凶残地补上两枪。

当日,王家谟和周定两人也同时遇害。



瑞安英烈故事会(12)